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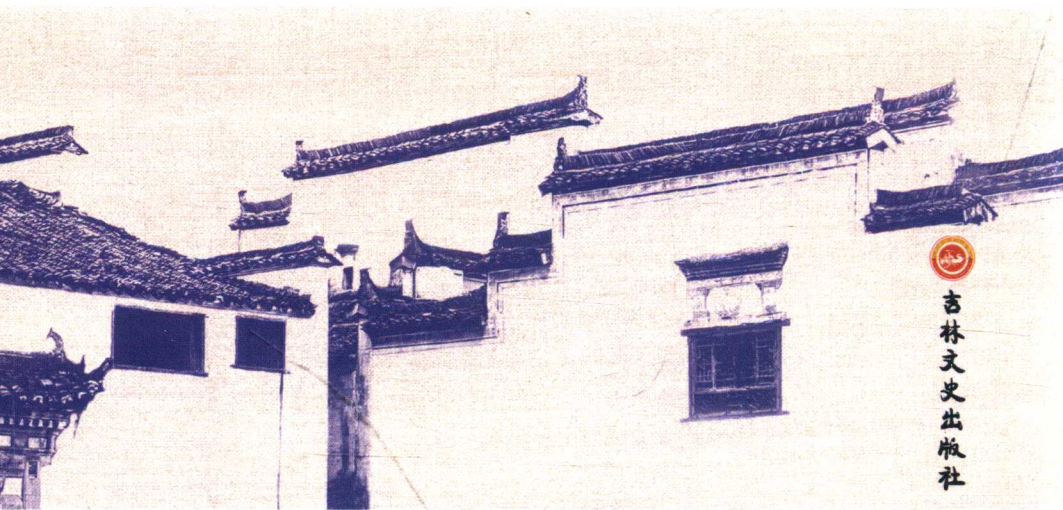
王元昌

著

大商道



DASHANGDAO



吉林文史出版社

王元昌

著

大商道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DASHANGDAO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商道 / 王元昌著. — 长春 :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8. 2

ISBN 978-7-5472-4860-7

I. ①大…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3634 号

大商道

DA SHANG DAO

出 版 人 / 孙建军

作 者 / 王元昌

责任编辑 / 王明智

封面设计 /  东方朝阳

出版发行 / 吉林文史出版社

地 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 130021

网 址 / www.jlws.com.cn

电 话 / 0431-86037501

印 刷 / 北京长宁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32 开

字 数 / 135 千字

印 张 / 6

版 次 /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472-4860-7

定 价 / 48.00 元

序



(一)

不经意间，我们
在这里相逢
看着满目风景

品读快乐心情，那一瞬，惬意
无与伦比的美丽，醉了
你的眼睛

(二)

谁会，说这不是真的
只要你想，想就

有你的心仪。于是

放飞思绪，遨游
在现实梦境

(三)

就这样，慢慢地享受
眼花缭乱的感

真舒服。你是否在想
来尘世，不虚此行

(四)

突然，我想起
岁月飞逝。小屁孩时的梦
大海，那样的神奇

其实，感慨不必
看着你，调皮的睫毛
走进绚丽纷呈的世界

(五)

徜徉街市，漫步天堂
观赏么，应有尽有的世界
于是，你微笑着说

想要的不仅是愿景
还有心情

——城市漫吟（权作序）

目录



- 第一章 少年赶潮 \ 3
- 第二章 同一个梦 \ 13
- 第三章 同走他乡 \ 24
- 第四章 老鳅 \ 35
- 第五章 收废品 \ 44
- 第六章 初涉商海 \ 55
- 第七章 商海波涛 \ 64
- 第八章 渴望成功 \ 74
- 第九章 差距 \ 83
- 第十章 追踪 \ 92
- 第十一章 嫉妒 \ 101
- 第十二章 挖墙脚 \ 111
- 第十三章 裂痕 \ 120
- 第十四章 大冲突 \ 130
- 第十五章 大跟头 \ 139
- 第十六章 大哥 \ 148
- 第十七章 和为贵 \ 159
- 第十八章 大商道 \ 170
- 后记 \ 182

(六)

解读 敲响的音符

优雅舒缓且激昂奔放

《高山流水》 乐律飞扬

谁不为此曲 迷恋 若狂

(七)

美丽是一种期望

在梦中，无休无止地追寻

错位的思维

常令你沮丧

谁说美丽只在梦里

振奋精神，出发

满载而归的喜悦

现实，再也不被诅咒

(八)

有事没事，掀开书卷



华章辞藻，动人心弦

历却秋霜，赏罢春寒

莫要错过，冬梅夏莲

(六)

(九)

如果想看风景

这里就是蓬莱天山

你，思绪万千

(十)

翰墨似海，画笔如椽

你是否想

释放胸怀

浓墨重彩，狂草飞篆

书写举世无双的

丹青长卷。一点 一点

——城市漫吟



第一章

少年赶潮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的一小块土地上，有一个不太大只有百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这个村子的名字也实在怪极，既不名村，也不字庄，既不叫山，更不称丘，怪就怪在取一个平丘坳。既平且丘还坳，就这名字也的确让人不得其解。更有甚者，这里既不靠海，也不近山，说是平原吧，又是方圆好几十平方公里小丘孤岭密布，乍一看，就似看到了传说中诸葛孔明布下的石头阵般错综复杂，初来者根本摸不清八卦门中哪里是生门，哪里是死门。且道路纵横弯曲，若非本地居民，很难辨清东西南北。如是一莽汉进村，保准让你如宋江误入还道村，沿路团团转，就是走不进也走不出。在外面若隐若现看到的平丘坳，再加上团团簇簇的灌木丛，似密不密的野竹林，活脱脱就是一处曾经繁盛而后骤变以致沦落得被世界遗忘了的颓废地。奇怪，在灌木丛的遮掩下，居然还有零零碎碎生长着的山茶树，星星点点也开着一些不知名的野山花。

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说发达，传说中原来是东

平坳、西丘坳、南溪坳、北沟坳以平丘坳为中心形成村村相望，恍若连营，有名有姓者不下十多村，人口亦是成千上万。且据老一辈人相传，平丘坳曾有过一门两举人一进士的辉煌。那时这里的确绿树掩映，郁郁葱葱，景致独胜又是客来人往，商聚贾集，异常兴旺。后来不知何故，从那以后数百年里，就一直聚居着剩下的也就是现有的这么不到百十来户人家四五百人，其他几个坳说不清是怎样消失得无影无踪的，而就连曾经是本地人的骄傲的那一门出过两举人一进士的家庭竟然没留下一个后代在这里，传说的版本有多种，比较可信但无案可稽的说法倒是有两种：其一，这家人因为不小心得罪皇家而遭满门抄斩；其二，当时本地闹瘟疫，别的家庭好好地躲过了灾难，唯独他们一家无一人幸免。还有一种说法是这家人举族迁徙到川湖一带去了。究竟怎么回事，没有一星半点的记载。奇也怪哉，从那以后，不管以后怎样的生死轮回、婚丧嫁娶，既不增，也不减，这里人口就表现得非常特别却又保持这么均衡的完整，在国内亦是实属罕见。而生态环境的改变及村里既不富却也没因贫穷饿死过一个人的现状，就再也没能与发达二字扯上一点点亲谊关系。

说稀奇，也稀奇，种成的谷子变成糜。在经历了不疾不徐几百年的风雨之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居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变化不在这“平丘坳”三个字上。平丘坳依然还是那么些平地，丘陵还是那么些丘陵，而坳既没变大，也没变小，村子里也或修起了那么几房新屋，但整体上并没多大改变。

这里突然似在一夜间冒出一群一群，一帮一帮的半大小伙儿来。

而且清一色的，半光膀子半光脚的半大不小的小伙子。姑娘似乎很少见，若或有几个，淹没在这群小伙当中，

也是哪里容易寻得出来。

这里怎么会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的小伙子？

东家三个，西家五个，南北两家七八个，中间一圈一圈各几个，不得了，这些人家几乎全生男孩。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难道转了几百年，首先，这人丁兴旺的好风水又转回来了？

这样一来，整个平丘坳可热闹了，这个喊儿，那个呼郎，一天到晚，叽叽喳喳，煞是欢闹。

补充一点，更加奇怪的是，这平丘坳不大，几十户人家居然几十个姓，而且分布较均匀。因为如此，谁家也没因大于谁家的势力而欺凌过另一家的历史，没有过大地主，也没有赤贫雇农，也就更遑论有以后划分清晰的地富反坏右。几百年来也一直算是相安无事。大家姻亲联姻亲，亲戚套亲戚，家家户户生来就是亲戚，急难时还互相照应哩。

平丘坳也不是孤立的与世真正隔绝的神鬼出没之地。平丘坳也是一个自然行政村。由于三县交会，又不在三县交会点上，不靠市，不靠县，公路恰恰离这儿又很远。因此，尽管国家已实行起了计划生育，结扎的结扎，放环的放环，人口控制成为基本国策，但在这里，这些事儿显然风不起雨不兴，计划生育工作亦是要多难做就有多难做。总之，无论怎样的生活艰苦，人们的劲头儿十足，还是有相当充沛的精力狠命地生产起小孩来！

老婆孩子热炕头，生孩子固然谁也管不了。不是管不了，是三县划界不清，互相扯皮，最终是你以为他管，他以为你管，在你我推诿的当口，一个孩子也就呱呱落地了。政策归政策，生下的孩子即便报不了户口，起码没人敢过早判他死刑。他还是存活了下来。

一年一年，一月一月，一个一个，一茬一茬，不几年，半大小伙子已能撑破平丘坳的大小房屋了。若或居宅小没地方住的小孩，也就只好打小就找几个脾味相投的合挤在某一家的大炕上，你挨着我，我挤着你。你听惯我的呼吸，他闻惯你的响屁。你捶我掐他呼噜，不知不觉，就是一个天亮。不知不觉，这群平凡的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不平凡的火红年代的孩子也就在懵懵懂懂的革命洗礼中长大了。

除了清楚明白地缺衣少穿外，没人说清他们是怎么长大的。

人口增多，给本来不靠河远离海，可耕土地也就那么一小片的平丘坳，压上了沉重负担。

本来嘛，一个几百年都未见富裕过的小村庄，突然增多这么些毛头小伙子，这衣食住行之事又是计将安出？实在窘迫得无计可施时，有些人家也或偷偷摸摸窜到村西头与原来西丘坳交界处那座早已破败不堪、墙倒屋圪仅仅依稀可见“彻底扫除封资修”字样的半座不知哪一位神灵泥胎雕像跟前毕恭毕敬烧一炷香，磕几个响头，作几个揖，口里默叨几句似或神灵保佑诸如此类的祷词希求神灵保佑渡过难关的唯心事来。当然，这是极危险的举动，一不小心，就要论以迷信落后思想而与那几个不识好歹居然未经允许而私下将自家猪仔或果蔬卖与邻家的投机倒把分子一道去坐班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严重的或有受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能。

好在平丘坳极难划分出地富反坏右的清晰界限，运动归运动，斗争并不那么激烈，数百年一成不变的亲谊关系并没遭受历史性的破坏。而这里的人们传统上习惯的也沿袭着“儿多不怕粮，山大好聚狼”的口歌儿。尽管从人口论的关系分析，这里人口突然增多，肯定的一点是天下太平。天下太平，繁衍生息，人们才有那个消闲劲儿。问题是当人口过剩，

而且人们在哭饥喊饿时，眉宇间那道刀刻斧凿般深陷的皱纹，也就锁得更紧。

这里也有一所学校。由于平丘坳一直就那么几十户人家，只能办一所民办小学，这还得益于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国家普及义务教育政策。这里的孩子读得好的，顶多也就五年级或小学毕业。

其实，跳出平丘坳往大里一看，嗨！你还真傻眼：一望无际的大平原。

不知这里的先民是怎么想的。他们的列祖列宗却怎么就不能走出平丘坳几步，向外望上那么一望呢？难道这里真是有块吸人石，吸住了他们祖祖辈辈不敢越雷池一步的脚腿，硬生生杂姓群居相安无事就是这么几百年？尽管外界传说，这里有一处至今无法确定究竟能够在哪个方位或在哪个山丘下面找到的无穷的宝藏，这里的人们代代相传扎根这里实则为了保护抑或是找到这座丰富宝藏。传说归传说，即便直至现在也并不见落实。

那么，历代传承不辍的个中缘由，无人说得清。

说起学校，离平丘坳不远的地方，也就十里八里顶多二十里的样子，周围初中竟有好几所。然平丘坳的人们似乎从血管里就习惯了那种自耕自作，自饮自食的生活习性。就是认定一个死理儿：咱们的娃没那个福气，念再多的书也还是农民一个。其实，这话就有些牵强。你不供孩子上学，无知的孩子又哪里懂得念再多书是农民还是干部的命的道理！

这两年，村里倒是走出了几个学生。其中一个叫舒方乾，一个叫尤长海，还有大强、阿旺、有庆、双成等几位也算是在离他们村子较近的一所中学陆续读完了初中。而大强那年应征入伍了。再就是他张伯家那位千看不厌、万看不烦梨花

也似的小丫头丽丽，也居然和舒方乾一个班——县一中高二三班。另外牛二叔家那个人见人爱，朴素无华，笑起来腮帮上现出浅浅一对酒窝的小女子翠翠。她与尤长海同一个班，是高一——班同学。

却说这两个姑娘能够上县里学校，第一，她们都有天分。第二，两家都生着墩墩实实三四个儿子，却都与祖上一脉相承，居然不肯念书，而她俩从小就又是嗜书如命。这时，人民公社解体，农村正实行包产到户，人们的生活开始有了改观，浩浩荡荡的政治运动也渐趋平静。恰好，县教育局大力宣传“再苦再恼，孩子读书重要”，“再穷再累，孩子要有品德”及“再苦也不能苦孩子”的口号，大人们的心还是活泛了起来。第三，她俩中考时，居然在全县一年一个分获第二第三名。不仅对平丘坳，就是对全县来说，一个出了名的穷乡僻壤居然能生出这样出类拔萃的优秀女娃，确实应了那句“薄地陡丘——瞎婆子生出好娃”的俗话，刹那间便传开成了当地民众教育自家小孩的新鲜话题。县里决定，免了丽丽、翠翠全年的学费。这下，大人们再没说的。只好漫不经心默叨一声：那就念！这样，她俩顺利升了高中。

舒方乾在家里众多子女中是老大，家里不富也不穷，供他这个爱念书的苗苗尚可撑持。他是一口气读完村小学再在邻近的安旗镇念完初中再考到县一中的。当时，他和张丽丽同村同校同班，很是照应。而尤长海在家是老三，由于老大老二念完村小学后即帮父母干起农活，作为老小的他，基本上可以算是剩余劳力，加上他从小聪慧，小嘴巴甜甜的逗人喜爱，念书虽属中上，中考时刚好过线，可漂亮的外形，加上有一股天生不服输的个性，总算与牛翠翠同时晚舒方乾、张丽丽一年而升到县一中念高中。

在平丘坳，舒家尤家世代为邻居，两家关系从来和好如一家。因此，到方乾、长海这一辈时，更显得亲密无间。大长海两岁的方乾对这个小弟更没得说，从来都是宁可自己吃亏，不让长海受屈。若或某一日长海早饭熟得迟，而长海闹着要去学校的节骨眼上，都是方乾先匀出自己的一份，和长海吃完后，再一同欢天喜地去学校的。而长海也不赖，当二人都在邻村就是沿羊肠小道翻过平丘坳对面那座山丘的安旗镇读初中时，长海或是放学早，方乾放学迟，都是长海直要等到方乾下学后，也是一路交流课堂学习内容，一路高高兴兴地相伴回家。有时候自然会碰上丽丽和翠翠。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这四个同学在校做着上大学梦的关键时刻，不上一年，张丽丽老爸和牛翠翠老妈仅仅四十来岁的人突然不明病因地相继去世。先是这二人的书不得不停下来。这时牛翠翠念高二，张丽丽念高三，再有半年就要高考。无独有偶，有着一大帮子女的舒方乾家，由于没有经济来源，供这么一家人吃饭都成问题，还想供一个学生在离家数十里的县城念书，并且就算高中毕业考上大学，又有谁还能全家饿着肚子而供你一人上大学深造呢？三折两扣，也在凑合着念完高中仅几分之差未能被大学录取的舒方乾，忍痛放下了书包。这时，他已十八九岁了。现在再说尤长海，看着一个个同学都骤然辍学，他像失群的孤雁正彷徨失神时，家里因为给其大哥娶媳妇，二哥订亲事，债台高筑。就这样，高中的最后半年，他再也无心力去读书，失神委顿地垂下倔强的头颅，回家躺炕上足足一个礼拜。他起床时，瘦骨嶙峋、目光呆滞，话也少得连叫爸妈也是可怜巴巴低得出奇的一两声。

命也！运也！命运与我何有哉！

长海毕竟是长海，过了没多久，缄默许久的话匣子又打开了。

先是自己给别人夸口，不念大学，一样可以有出息。后来，索性跑出去，一去就是好多天。

家里人也就急了。急着急着，子女成群，烦都烦得要死，谁还会关心在家一个活不会干活，饭不会做饭的傻小子！

那么，长海究竟到哪里去了？方乾也为多日不见长海而纳闷，但自家的事也多，忙着忙着也就顾不上这个异姓小弟了。

这一天，长海从外面回来，第一个找的就是舒方乾——他这个儿时的大哥。他给方乾绘声绘色讲了他这几次出门在外的所见所闻：哎！哥呀。咱俩真的鳖。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咱俩居然窝在平丘坳这个旮旯里，一点儿信息都不灵通。然后，他把他在出外这几次听到的看到的一五一十详详细细并且清楚明白地讲给方乾，说得方乾心驰神往：外面的世界真美好啊！

于是他俩商定：出去闯一闯！

“闯”什么呢？他俩想了很多也列举了很多。

但一个个计划都在无声中自然被否决。

最后，还是长海思维敏捷，一拍后脑勺：“哥咱俩再约几个伴儿，一同去建筑工程队打工。如何？”对呀！别的没有，难道出力咱们也不会吗？

主意一定，精神十足。没过两天，他们便约上儿时伙伴有庆、双成二人，收拾了些简单行李，一同兴致勃勃地上了路。

(十一)

记忆烙下笑容

袖里不再乾坤

一页翻过

信手敲击，瞬间遍及世界

(十二)

在这里

葵花朵朵

玫瑰飞红

轻描淡写的交易

一束百合

(十三)

大洋彼岸不再神秘

航母

飞驰

